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 前汉历史演义

(二)

〔民国〕蔡东藩撰著

## 目摇摇录

第二十二回	宴鸿门张樊保驾 焚秦宫关陕成墟	员
第二十一回	烧栈道张良定谋 筑郊坛韩信拜将	员
第二十二回	用秘计暗渡陈仓 受密嘱阴弑义帝	员
第二十三回	下河南陈平走谒 过洛阳董老献谋	员
第二十四回	脱楚厄幸遇戚姬 知汉兴拚死陵母	猿
第二十五回	木罌渡军计擒魏豹 背水列阵诱斩陈余	缘
第二十六回	随何传命招英布 张良借箸驳酈生	缘
第二十七回	纵反间范增致毙 甘替死纪信被焚	猿
第二十八回	入内帐潜夺将军印 救全城幸得舍人儿	猿
第二十九回	贪功得祸酈生就烹 数罪陈言汉王中箭	猿
第三十回	斩龙且出奇制胜 划鸿沟接着修和	猿

第三十一回	大将奇谋麀兵垓下 美人惨别走死江滨	怨
第三十二回	即帝位汉主称尊 就驿舍田横自刭	苑
第三十三回	劝移都娄敬献议 伪出游韩信受擒	缘
第三十四回	序侯封优待萧丞相 定朝仪功出叔孙通	猿
第三十五回	谋弑父射死单于 求脱围赂遗番后	圆
第三十六回	宴深宫奉觞祝父寿 系诏狱拚死白王冤	园
第三十七回	议废立周昌争储 讨乱贼陈儻败走	怨
第三十八回	悍吕后毒计戮功臣 智陆生善言招蛮酋	苑

## 第二十回 宴鸿门张樊保驾 焚秦宫关陝成墟

摇摇却说项羽有个叔父,叫做项伯,为楚左尹。他在秦朝时候,因怒杀人,自知不免死罪,逃往下邳,幸亏遇着张良,与他同病相怜,引同居处,方得避祸。嗣是记念旧恩,常欲图报,时正在项羽营中,闻知范增计策,不免为张良担忧。暗思沛公被攻,与我无涉,惟张良跟着沛公,一同受祸,岂不可惜!当下乘夜出营,单骑加鞭,直至沛公营前,求见张良。好在沛公营内,闻得项羽入关,驻扎鸿门,也恐他夜来袭击,所以格外戒严,不敢安睡。张良也凭烛坐着,听说项伯来会,料有密事,急忙出迎。项伯入见张良,即与悄语道:“快走快走!明日便要遇祸了!”良惊问原委,由项伯略述军情。良沉吟道:“我不能急走!”项伯道:“同死何益,不如随我去罢!”良又道:“我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难,我背地私逃,就是不义。君且少坐,待我报知沛公,再定行止。”说着,抽身便去,项伯禁止不住,又未便擅归,只好候着。

张良匆匆入沛公营,可巧沛公亦尚未寝,即向沛公说道:“明日项羽要来攻营了!”沛公愕然道:“我与项羽并无仇隙,如何就来攻我?”良答道:“何人劝公守函谷关?”沛公道:“鲋生前来语我!谓当派兵守关,毋纳诸侯,方可据秦称王。我乃依议照行,莫非我误听了么?”良便问道:“公自料部下士卒,能敌项羽否?”沛公徐说道:“只怕未必。”良接口道:“我军只十万人,羽军却有四十万,如何敌得!今幸项伯到此,邀良同去,良怎敢负公?不得不报。”沛公顿足道:“今且奈何?”良又道:“看来只好情恳项伯,叫他转告项羽,只说公未尝相拒,不

过守关防盗,请勿误会。项伯乃是羽叔,当可止住羽军。”沛公道:“君与项伯何时相识?”良答道:“项伯尝杀人坐罪,由良救活,今遇着急难,故来告良。”沛公道:“此君少长如何?”良答言项伯年长。沛公道:“君快与我呼入项伯,我愿以兄礼相事。如能代为转圜,决不负德!”

良乃出招项伯,邀他同见沛公。项伯道:“这却未便。我来报君,乃是私情,怎得径见沛公?”良急说道:“君救沛公,不啻救良,况天下未定,刘、项二家,如何自相残杀?他日两败俱伤,与君亦属不利,故特邀君入商,共议和平。”项伯尚要推辞,再经良苦劝数语,方偕良入见沛公。沛公整衣出迎,延他上坐,一面令军役摆出酒肴,款待项伯,自与良殷勤把盏,陪坐一旁。酒至数巡,沛公开言道:“我入关后,秋毫不敢私取,封府库,录吏民,专待项将军到来。只因盗贼未靖,擅自出入,所以遣吏守关,不敢少忽,何尝不是拒绝将军?愿足下代为传述,但言我日夜望驾,始终怀德,决无二心。”项伯道:“君既见委,如可进言,自当代达。”张良见项伯语尚支吾,又想出一法,问项伯有子几人,有女几人?项伯一一具答,良乘间说道:“沛公亦有子女数人,好与伯结为姻好。”沛公毕竟心灵,连忙承认下去。项伯尚是迟疑,托词不敢攀援,良笑说道:“刘、项二家,情同兄弟,前曾约与伐秦,今得入咸阳,大事已定,结为婚姻,正是相当,何必多辞!”沛公闻言遽起,奉觞称寿,递与项伯,项伯不好不饮,饮尽一觞,也酌酒相酬。良待沛公饮讫,即从旁笑谈道:“杯酒为盟,一言已定,他日二姓谐欢,良亦得叨陪喜席。”项伯沛公,亦皆欢洽异常,彼此又饮了数杯。项伯起身道:“夜已深了,应即告辞。”沛公复申说前言,项伯道:“我回去即当转告,惟明日早起,公不可不来相见!”沛公许

诺,亲送项伯出营。

项伯上马亟驰,返入本营,差不多有三四更天气了。营中多已就寝,及趋入中军,见项羽还是未睡,因即进见。羽问道:“叔父何来?”项伯道:“我有一故友张良,前曾救我生命,现投刘季麾下,我恐明日往攻,破灭刘季,良亦难保,因此往与一言,邀他来降。”项羽素来性急,即张目问道:“张良已来了么?”项伯道:“良非不欲来降,只因沛公入关,未尝有负将军,今将军反欲加攻,良谓将军未合情理,所以不敢轻投,窃恐将军此举,未免有失人心了。”羽愤然道:“刘季乘关拒我,怎得说是不负?”项伯道:“沛公若不先破关中,将军亦未能骤入,今人有大功,反欲加击,岂非不义!况沛公守关,全为防备盗贼起见,他却财物不敢取,妇女不敢幸,府库宫室,一律封锁,专待将军入关,商同处置,就是降王子婴,也未尝擅自发落。如此厚意,还要遭击,岂不令人失望么?”羽迟疑半晌,方答应道:“据叔父意见,莫非不击为是?”项伯道:“明日沛公当来谢罪,不如好为看待,借结人心。”羽点头称是。项伯方才退出,略睡片刻,便即天晓。

营中将士,都已起来,吃过早餐,专候项羽命令,往击沛公。不料羽令未下,沛公却带了张良、樊哙等人,乘车前来。到了营前,即下车立住,先遣军弁通名求谒。守营兵士,入内通报,项羽即传请相见,沛公等走入营门,见两旁甲士环列,戈戟森严,绕成一团杀气,不由得忐忑不安。独张良神色自若,引着沛公,徐步进去。既至中军营帐,始让沛公前行,留樊哙守候帐外,自随沛公趋入。项羽高坐帐中,左立项伯,右立范增,待沛公已到座前,才把身子微动,总算是逐客的礼仪。沛公身入虎口,不能不格外谦恭,便向羽下拜道:“邦未知将军

入关 ,致失迎谒 ,今特踵门谢罪。”羽冷笑道 :“沛公亦自知罪么?”沛公道 :“邦与将军 ,同约攻秦 ,将军战河北 ,邦战河南 ,虽是两路分兵 ,邦却遥仗将军虎威 ,得先入关破秦。为念秦法暴酷 ,民不聊生 ,不得不立除苛禁 ,但与民约法三章 ,此外毫无更改 ,静待将军主持 ,将军不先示邦 ,说明入关期间 ,邦如何得知?只好派兵守关 ,严备盗贼。今日幸见将军 ,使邦得明心迹 ,尚复何恨?惟闻有小人进谗 ,使将军与邦有隙 ,这真是出人意外 ,还求将军明察!”

项羽本是个粗豪人物 ,胸无城府 ,喜怒靡常 ,一闻沛公言语有理 ,与项伯所说略同 ,反觉自己薄情 ,错恨沛公。因即起身下座 ,握沛公手 ,和颜直告道 :“这是沛公左司马曹无伤 ,使人来说 ,否则籍何至如此!”沛公复婉言申辩 ,说得项羽躁释矜平 ,欢昵如旧 ,便请沛公坐下客位。张良亦谒过项羽 ,侍立沛公身旁。羽在主位坐定 ,命具酒肴相待 ,才阅片时 ,已将筵宴陈列 ,由羽邀沛公入席。沛公北向 ,羽与项伯东向 ,范增南向 ,各就位次坐定 ,张良西向侍坐 ,帐外奏起军乐 ,大吹大打 ,侑觞劝酒。沛公素来善饮 ,至此却提心吊胆 ,不敢多喝。羽却真情相劝 ,屡与沛公赌酒 ,你一杯 ,我一觥 ,正在高兴得很。偏范增欲害沛公 ,屡举身上所佩玉玦 ,目示项羽。一连三次 ,羽全然不睬 ,尽管喝酒。增不禁着急 ,托词趋出 ,召过项羽从弟项庄 ,私下与语道 :“我主外似刚强 ,内实柔懦 ,沛公自来送死 ,偏不忍杀他。我已三举玉玦 ,不见我主理会 ,此机一失 ,后患无穷。汝可入内敬酒 ,借着舞剑为名 ,刺杀沛公 ,我辈才得安枕了!”

项庄听罢 ,遂撩衣大步 ,闯至筵前。先与沛公斟酒 ,然后进说道 :“军中乐不足观 ,庄愿舞剑一回 ,聊助雅兴。”羽也不

加阻，一任项庄自舞。庄执剑在手，运动掌腕，往来盘旋。良见庄所执剑锋，近向沛公，慌忙顾视项伯。项伯已知良意，也起座出席道：“剑须对舞方佳。”说着，即拔剑出鞘，与庄并舞，一个是要害死沛公，一个是要保护沛公，沛公身旁，全仗项伯一人挡住，不使项庄得近，因此沛公不致受伤。但沛公已惊慌得很，面色或红或白，一刻数变。张良瞧着，亦替沛公着急，即托故趋出帐外。见樊哙正在探望，便与语道：“项庄在席间舞剑，看他意思，欲害沛公。”哙跃起道：“依此说来，事已万急了！待我入救罢！”张良点首。哙左手持盾，右手执剑，闹将进去。帐前卫士，看了樊哙形状，还道他要去动武，当然出来拦住，哙本来力大，再加此时拚出性命，不管什么利害，但向前乱撞乱推，格倒卫士数人，得了一条走路，竟至席前，怒发上冲，瞋目欲裂。项庄、项伯见有壮士突至，都停住了剑，呆呆望着。项羽倒也一惊，便问哙道：“汝是何人？”哙正要答言，张良已抢步趋入，代哙答道：“这是沛公参乘樊哙。”项羽随口赞道：“好一个壮士！可赐他卮酒彘肩。”左右闻命，便取过好酒一斗，生猪蹄一只，递与樊哙。哙横盾接酒，一口喝干，复用刀切肉，随切随食，顷刻亦尽，乃向羽拱手称谢。项羽复问道：“可能再饮否？”哙朗声答道：“臣死且不避，卮酒何足辞！”羽又问道：“汝欲为谁致死？”哙正色道：“秦为无道，诸侯皆叛，怀王与诸将立约，先入秦关，便可称王。今沛公首入咸阳，未称王号，独在霸上驻扎，风餐露宿，留待将军，将军不察，乃听信小人，欲杀功首，这与暴秦何异？臣窃为将军不取呢！惟臣未奉传宣，遽敢突入，虽为沛公诉枉而来，究竟是冒渎尊严，有干禁令，臣所以谓死且不避，还请将军鉴原！”羽无言可答，只好默然。

张良又目视沛公，沛公徐起，伪说如厕，且叱樊哙出外，不必在此絮聒。哙因即随同出帐。既至帐外，张良也即出来，劝沛公速回霸上，勿再停留。沛公道：“我未曾辞别，怎得遽去？”张良道：“项羽已有醉意，不及顾虑，公此时不走，尚待何时？良愿代公告辞。惟公随身带有礼物，请取出数件，留作赠品便了。”沛公乃取出白璧一双，玉斗一双，交与张良；自己另乘一马，带了樊哙，及随员三人，改从间道行走，驰回霸上。独张良一人留着，迟迟步入，再见项羽。羽据席坐着，但觉得醉眼朦胧，似寐非寐，好一歇方才旁顾道：“沛公到何处去了？如何许久不回！”良故意不答。项羽因使都尉陈平，出寻沛公。既而陈平入报，谓沛公车从尚在，只沛公不见下落。羽乃问张良道：“沛公如何他去？”良答道：“沛公不胜酒力，未能面辞，谨使良奉上白璧一双，恭献将军，还有玉斗一双，敬献范将军！”说着，即将白璧、玉斗取出，分头献上。项羽瞧着一双白璧，确是光莹夺目，毫无瑕疵，不由得心爱起来，便即取置席上，且顾问张良道：“沛公现在何处？”良直说道：“沛公自恐失仪，致被将军督责，现已脱身早去，此时已可还营了。”羽愕问道：“为何不告而去？”良又道：“将军与沛公情同兄弟，谅不致加害沛公，惟将军部下，或与沛公有隙，想将沛公杀害，嫁祸将军。将军今日，初入咸阳，正应推诚待人，下慰物望，为何要疑忌沛公，阴谋设计？沛公若死，天下必讥议将军，将军坐受恶名，诸侯乐得独立。譬如卞庄刺虎，一计两伤，沛公不便明言，只好脱身避祸，静待将军自悟。将军英武天纵，一经反省，自然了解，岂尚至责备沛公么？”

项羽躁急多疑，听了张良说话，反致疑及范增，向他注视。增因计不得行，已是说不出的懊恼，再见项羽顾视，料他起了

疑心,禁不住怒上加怒,气上加气,当即取过玉斗,掷置地上,拔剑砍破,且目视项庄,恨恨说道:“唉!竖子不足与谋!将来夺项王天下,必是沛公,我等将尽为所虏哩!”项羽见增动怒,不欲与较,起身拂袖,向内竟入。范增等也即趋出,只项伯、张良相顾微笑,徐徐引退。到了营外,良谢过项伯,召集随从人员,一径回去。是时沛公早回霸上,唤过左司马曹无伤,责他卖主求荣,罪在不赦。无伤不能抵赖,垂首无言,当被沛公喝令推出,枭首正法。待张良等还营报闻,沛公喜惧交并,且再驻扎霸上,徐作计较。

过了数日,项羽自鸿门入咸阳,屠戮居民,杀死秦降王子婴,及秦室宗族。所有秦宫妇女,秦库货币,一古脑儿劫取出来,自己收纳一半,余多分给将士。最可怪的是将咸阳宫室,付诸一炬,无论什么信宫极庙,及三百余里的阿房宫,统共做了一个火堆。今日烧这处,明日烧那处,烟焰蔽天,连宵不绝,一直过了三个月,方才烧完。可怜秦朝数十年的经营,数万人的构造,数万万的费用,都成了眼前泡影,梦里空花!羽又令兵士三十万名,至骊山掘始皇墓,收取圻内货物,输运入都,足足搬了一月,只剩下一堆枯骨,听他抛露,此外搜刮净尽,毫不遗留。本来咸阳四近,是个富庶地方,迭经秦祖秦宗,创造显庸,备极繁盛。此次来了一个项羽,竟把他全体残破,弄得流离满目,荒秽盈途。羽为了一时意气,任意妄行,及见咸阳已成墟落,也觉没趣,不愿久居,便欲引众东归。适有韩生入见,劝羽留都关中,且向羽说道:“关中阻山带河,四塞险阻,地质肥饶,真是天府雄国,若就此定都,便好造成霸业了。”羽摇首道:“富贵不归故乡,好似衣锦夜行,何人知晓?我已决计东归哩!”韩生趋出,顾语他人道:“我闻里谚有言,楚人沐猴而

冠 ,今日果然相验 ,才知此言不虚了。”哪知为了这语 ,竟有人传报项羽 ,羽即命将韩生拿到 ,剥去衣服 ,掷入油锅 ,用了烹爇的方法 ,把韩生炙成烧烤。看官试想 ,惨不惨呢 !

羽既烹韩生 ,便想起程 转思沛公尚在霸上 ,我若一走 ,他便名正言顺地做了秦王 ,如何使得 ?看来不如报知怀王 ,请他改过前约 ,方好将沛公调徙远方 ,杜绝后患。于是派使东往 ,嘱他密请怀王 ,毋如前约。待使人去后 ,眼巴巴地望着复报 ,好容易盼到回音 ,乃是怀王不肯食言 ,仍将如约二字 ,作了复书。羽顿时动恼 ,召集诸将与议道 :“天下方乱 ,四方兵起 ,我项家世为楚将 ,所以权立楚后 ,仗义伐秦。但百战经营 ,全出我叔侄两人 ,及将相诸君的劳力。怀王不过一个牧竖 ,由我叔父拥立 ,暂畀虚名 ,毫无功业 ,怎得自出主见 ,分封王侯 ?今我不废怀王 ,也算是始终尽道 ,若诸君披坚执锐 ,劳苦三年 ,怎得不论功行赏 ,裂土分封 ?诸君可与我同意否 ?”诸将皆畏项羽 ,且各有王侯希望 ,当然齐声答应 ,各无异词。项羽又道 :“怀王究系我主子 ,应该尊他帝号 ,我等方可为王为侯。”众又同声称是。羽遂决称怀王为义帝 ,另将有功将士 ,按次加封。惟第一个分封出去 ,已觉有些为难 ,先不免踌躇起来 ,正是 :

只手难遮天下目 ,分封要费个中思。

毕竟项羽欲封何人 ,须待踌躇 ,小子且暂停一停 ,俟至下回发表。

沛公身入鸿门 ,为生平罕有之危机 ,项羽令焚秦宫 ,为史册罕有之大火 ,于此见刘项之成败 ,即定楚

汉之兴亡。鸿门一宴，沛公已在项氏掌握，取而杀之，反手事耳。乃有项伯为之救护，有张良、樊哙为之扶持，卒使项羽不能逞其勇，范增不能施其智，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天不欲死沛公，羽与增安得而杀之？若羽之焚秦宫，愚顽实甚，秦宫之大，千古无两，材料无不值钱，散给民生，正足嘉惠黎庶，焚之果何为者？武王灭纣，不闻举纣宫而尽焚之，越王沼吴，又不闻举吴台而尽焚之，羽果何心，付诸一炬？甚且杀子婴，屠咸阳，掘始皇，烹韩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安往而不败亡耶？秦之罪上通于天，羽且过之，故秦尚能传至二世，而羽独及身而亡。

## 第二十一回 烧栈道张良定谋 筑郊坛韩信拜将

摇摇却说项羽欲分封诸将,想了多时,自己不能决定,只好仍请范增商议。范增虽为鸿门一役,有些懊恼,但总不忍遽去,尚为项氏效忠。既闻项羽召请,便即入帐相见。项羽与增密议道:“我欲按功加封,别人都不难处置,只有刘季一人,封他何处,请君为我一决。”增答道:“将军不杀刘季,实是错着,今日又把他加封,是更留遗患了。”项羽道:“他未尝有罪,无故杀他,必致人心不服。且怀王又欲照原约,种种为难,君亦应该谅我。并非我不肯从君!”增又答道:“既经如此,不如封他王蜀,蜀地甚险,易入难出,秦时罪人,往往发遣蜀中,便是此意。且蜀亦关中余地,使为蜀王,也好算是依照旧约了。”项羽点头称善。增又道:“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皆秦降将,最好令他分王关中,使他阻住蜀道,他必感恩效力,堵截刘季,就是将军东归,亦可无虞。羽喜说道:“此计甚妙,应即照行。”说罢,复与增妥议各将封地,及所有名称,一一决定,增始退出。

适由沛公遣人探信,至项伯处详问一切,项伯已闻项羽定议,封沛公为蜀王,乃即告知大略。来人忙去回报沛公,沛公大怒道:“项羽无礼,竟敢背约么?我愿与他决一死战。”樊哙、周勃、灌婴等,亦皆摩拳擦掌,想去厮杀。独萧何进谏道:“不可,不可!蜀地虽险,总可求生,不至速死。”沛公道:“难道去攻项羽,便至速死么?”萧何道:“彼众我寡,百战百败,怎能不死?汤武尝服事桀纣,无非因时机未至,不得不因屈求伸。今诚能先据蜀地,爱民礼贤,养精蓄锐,然后还定三秦,进图天

下,也未为迟哩。”沛公听了,怒气稍平,因转问张良。良亦如萧何言,但请沛公厚赂项伯,使他转达项羽,求汉中地。沛公乃取出金币,派人遗项伯,乞将汉中地加封。项伯已阴助沛公,且有金币可取,乐得代为说情。项羽竟依了项伯,把汉中地加给沛公,且改封沛公为汉王。于是颁发分封诸王的命令,列记如下:

摇摇沛公为汉王,得巴蜀汉中地,都南郑。秦降将章邯为雍王,得咸阳以西地,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得咸阳以东地,都栎阳。董翳为翟王,得上郡地,都高奴。魏王豹徙封河东,号西魏王,都平阳。赵王歇徙封代地,仍号赵王,都代郡。赵将张耳为常山王,得赵故地,都襄国。司马卬为殷王,得河内地,都朝歌。申阳为河南王,得河南地,都洛阳。楚将英布为九江王,都六。楚柱国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燕王韩广徙封辽东,改号辽东王,都无终。燕将臧荼为燕王,得燕故地,都蓟。番君吴芮为衡山王,都邾。齐王田市徙封胶东,改号胶东王,都即墨。齐将田都为齐王,得齐故地,都临淄。田安为济北王,都博阳。韩王成封号如旧,仍都阳翟。

项羽自称西楚霸王,拟还都彭城,据有梁、楚九郡。一面派遣将士,迫义帝迁往长沙,定都郴地。郴地僻近南岭,比不得彭地繁庶。羽欲自去建都,怎肯使义帝久住,所以将他逼徙,好似迁谪一般。另拨部兵三万人,托词护送沛公,即令西往就国。此外各国君臣,皆一律还镇。

沛公既为汉王，此后叙述，应该以汉王相呼。汉王就从霸上起行，因念张良功劳，赐金百镒，珠二斗。良拜受后，却去转赠项伯，并与项伯作别，还送汉王出关。就是各国将士，或慕汉王仁厚，也甘愿跟随西去，差不多有数万人，汉王并不拒绝，一同登程。好容易到了褒中，张良意欲归韩，即向汉王说明，汉王乃遣良东归。两下告别，统是依依不舍。良复请屏左右，献上一条密计，汉王也即依从。良即拜辞而去，汉王仍然西进。不料后队人马，统皆喧嚷起来。当下问为何因？有军吏入报道：“后面火起，烈焰冲天，闻说栈道都被烧断了！”汉王绝不回顾，但促部众西行，说是到了南郑，再作后图，部众不敢违慢，只好前进。旋闻栈道为张良所烧，免不得咒骂张良，说他断绝后路，永不使回见父老，真是一条绝计，太觉忍心。哪知张良烧绝栈道，却是寓着妙算，与庸众思想不同。一是计给项羽，示不东归，好教他放心安胆，不作准备；二是计御各国，杜绝出入，好教他知难而退，不敢入犯。当时拜别汉王，与汉王秘密定谋，便是这条计策。汉王已经接洽，自然不致惊惶，一心一意地驰赴南郑去了，既至南郑，拜萧何为丞相，此外将佐亦皆授职有差，不必细述。

惟张良拜别汉王，转身东行，过一路，烧一路，已将栈道烧尽，方向阳翟进发，等候韩王成归国。原来项羽入关，韩王成未曾相随，嗣经羽进驻鸿门，号令诸王，韩王成方才往见。羽虽嫌他无功，终究是无罪可加，不得不许复旧封。只有一语相嘱，叫他召回张良。及韩王成与良接洽，良亦知项羽加忌，不令事汉，所以有此要约，当时答复韩王，俟送汉王出境，然后还韩。韩王不便相强，因即应诺。偏偏项羽借口有资，责成违命，纵良，将他留住，不令归国，但使随军东行。成无拳无勇，怎能

拗得过项羽，没奈何跟着羽军，出发秦关。羽把秦宫中所得金银，及子女玉帛等类，一古脑儿载入后车，启程东归。到了彭城，复将韩王成贬爵，易王为侯。过了数月，索性把他杀死了事。还有燕王韩广，不愿迁往辽东，被臧荼引兵逐出，追至无终，一鼓击死。乃使人报知项羽，羽不咎臧荼擅杀，反说荼讨广有功，令他兼王辽东。就是齐王田市，本由齐将田荣拥立，田荣前不愿从项氏攻秦，为羽所憎，故羽徙封田市，改封田都田安，独将田荣搁起不提。荣秉性倔强，不服羽命，竟羁留田市，拒绝田都，待田都将到临淄，竟发兵邀击中途，把都杀败，都逃往彭城。田市闻田都败却，恐他向羽求救，复来攻齐，因此潜身脱走，驰诣胶东。偏田荣恨他私逃，自领兵追杀田市，再西向袭击济北，刺死田安，便自称齐王，并有三齐。是时彭越尚在巨野，有众万人，无所归属，田荣给与将军印绶，使他略夺梁地，越遂为荣效力，攻下数城。赵将陈余，自去职闲游后，羁居南皮，仍然留意外务，常欲出山。他本与张耳齐名。项羽封耳为常山王，却有人进说项羽，请封陈余。羽因余未尝从军，但封他南皮附近的三县。余怒说道：“余与张耳，功业相同，今耳封常山王，余乃只得三县地方，充个邑侯，岂非不公！我要这三县地何用呢？”当下使党徒张同、夏说，往见田荣道：“项羽专怀私意，不顾公道，所有部将，尽封善地，独将旧王徙封，使居僻境，如此不公，何人肯服？今大王崛起三齐，首先拒羽，威声远震，东海归心。赵地与齐相近，素为邻国，现赵王被徙至代，也觉不平，臣余本赵旧将，愿大王拨兵相助，往攻常山，若得将常山攻破，仍迎赵王还国，当世为齐藩，永不背德！”田荣听了，立即应允，因派兵往助陈余。陈余尽发三县士卒，会同齐兵，星夜驰击常山。张耳未曾预防，仓猝拒敌，竟

被杀败,向西遁走。陈余遂迎赵王歇还国,遣还齐兵。赵王号余为成安君,兼封代王。余因赵王初定,不便遽离,仍然留辅赵王,但命夏说为代相,令往守代,事且慢表。

且说汉王刘邦,到了南郑,休兵养士,安息了一两月,独将士皆思东归,不乐西居。汉王部下,有一韩故襄王庶孙,单名为信,曾从汉王入武关,辗转至南郑,为汉属将。因见人心思归,自己亦生归志,乃入见汉王道:“项王分封诸将,均在近地,独使大王西居南郑,这与迁谪何异?况军吏士卒,皆山东人,日夜望归,大王何不乘锋东向,与争天下?若待海内已定,人心皆宁,恐不可复用,只好老死此地了。”汉王道:“我亦未尝不忆念家乡,但一时不能东还,如何是好!”正议论间,忽有军吏入报,丞相萧何,今日出走,不知去向。汉王大惊道:“我正思与他商议,奈何逃去!莫非另有他事么?”说着,即派人往追萧何。一连二日,未见萧何回来,急得汉王坐立不安,如失左右两手。方拟续派得力兵弁,再去追寻,却有一人踉跄趋入,向王行礼,望将过去,正是两日不见的萧何。心中又喜又怒,便佯骂道:“汝怎得背我逃走?”何答道:“臣不敢逃,且去追还逃人!”汉王问所追为谁?何又道:“臣去追还都尉韩信!”汉王又骂道:“我自关中出发,直至此地,沿途逃亡多人,就是近日又有人逃去,汝并不往追,独去追一韩信,这明明是骗我了。”何说道:“前时逃失诸人,无关轻重,去留不妨听便,独韩信乃是国士,当世无双,怎得令他逃去?大王若愿久居汉中,原是无须用信,如必欲争天下,除信以外,无人合用,故臣特亟去追回。”汉王道:“我难道不愿东归,乃郁郁久居此地么?”何即接入道:“大王果欲东归,宜急用韩信,否则信必他去,不肯久留了。”汉王道:“信有这般才干么?君既以为可